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世界名著大系

# 基督山伯爵 四

*Le Comte De Monte-Cristo*

[法] 大仲马 著

SHI JIE MING ZHU DA X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世界名著大系

第十卷

## 基督山伯爵 (四)

[法]大仲马 著  
彭新岸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世界名著大系/张朝晖主编。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204-04505-X

I.世... II.张... III.文学创作—文学研究—世界 IV.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695 号

**世界名著大系**

**张朝晖 主编**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00 字数:4800 千

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套

ISBN 7-204-04505-X/I·810

定价(38 册):998.00 元

## 第八十二章 夜 盗

在那一场谈话后的第二天，基督山伯爵带着阿里和几个随从到欧特伊去，他还带了几匹马一同去，想在那儿去确定它们的品质。他这次出门安德烈事先并不知道，甚至连伯爵自己在前一天也没有想到过；他这次到欧特伊去是贝尔图乔促成的，因为他刚刚从诺曼底回来，带来了房子和单桅船的消息。房子已经买妥了，那艘单桅船是在一星期以前到的，现在已抛锚在一条小溪里，船上的六个船员已经办了所有必需的手续，随时可以出海。伯爵对贝尔图乔的热心办事称赞了几句，吩咐他随时准备好起程，因为他在法国不会再呆一个月了。

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我可能需要在一夜之间就从巴黎跑到的黎港，路上随时准备好八匹快马，可以让我走完一百五十哩的路程用不了十个小时。”

“大人已经表示过那种希望了，”贝尔图乔说，“那些马早已准备好了，都是我亲自去买、亲自去派定地点的。我选择最合适的地点，就是，在普通没有人驻足的小村子里。”

“那很好，”基督山说，“我想在这里呆会儿，你根据这一点去安排吧。”

贝尔图乔正要离开房间去作必要的吩咐的时候，巴浦斯汀推开门进来了；他拿着一只银盘，银盘里有一封信。

“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”伯爵看到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就问道。“我想，我并没有差人去叫你呀？”

巴浦斯汀并不回答，走到伯爵面前，递上那封信。“是封紧要的急信。”他说。伯爵拆开信，开始读：

“兹通知基督山先生：今天晚上有人想到他香榭丽舍大道的家里去，想在更衣室的写字台里窃取某些文件。因为伯爵素以勇敢闻名，所以不必请警察局帮忙，警察局的干涉或许会严重地影响到送这封忠告信的人。伯爵只需躲在寝室的门窗后面，或隐藏在更衣室里，就足以亲自保护他的财产。明显的防范或过多的侍从会阻止那个恶棍的行动；而基督山先生就会因此失去发现一个敌人的机会。写这封警告信给伯爵的人是碰巧探听到这个企图的，假如这第一次的企图失败，以后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再来警告了。”

伯爵最初觉得是贼党的一个诡计——是一套大骗法，要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较小的危险上去，以便使之遭受一个更大的危险。他原想不顾

他那位匿名朋友的劝告——或许正因为那个劝告——准备把那封信送到警察总监那儿去，但转而一想，那或许真是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认识的仇人，假如真是如此，那末还是他独自对付为妙。我们知道伯爵是怎样的一个人；他有着坚强大胆的意志，他自称天下无不可能的事情，单凭那种魄力，就足以证明他与常人不同，这些都是毋庸我们再说的了。根据他过去的的生活，根据他那种无所畏惧的决心，在以往经历的种种斗争里，伯爵获得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好斗的精神，有时他斗争的对象是自然，那是上帝；有时他所斗争的对象是世界，就是魔鬼。

“他们不是来要我的文件，”基督山说，“他们是想来杀死我。他们不是窃贼，而是刺客。我不愿意我的私事让警察总监来干涉。我很有钱，这件事情大可不必去占用他那部门里的一部分预算经费。”巴浦斯汀交了信以后就退出房间，一会儿伯爵又把他叫回来。“你回到巴黎去，”他说，“把那儿的仆人都找来。我想让所有的人都到欧特伊来。”

“那座房子里一个人都不留吗，大人？”巴浦斯汀问。

“不，把门房留下。”

“大人应记得门房离正屋是很远的。”

“知道！”

“假如有人去偷东西，他都不会听到一点声音。”

“谁要去偷？”

“贼。”

“你是一个傻瓜，巴浦斯汀先生！贼可能会去偷东西，但那种事却还不如有人不服从我那样令人恼怒。”巴浦斯汀鞠了一躬。

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？”伯爵说，“把你的同伴都带到这儿来，全部都来。但一切东西都依旧照常，只是把楼下的百叶窗都关了。”

“那么二楼呢？”

“你知道这是从来不开的。下去吧！”

伯爵表示他想独自进餐，只要阿里一个人侍候他。他跟往常一样从容地吃了饭，然后向阿里做了一个手势，叫他跟着他：他从边门出去，走到布洛涅大道，好像无意似地踏上到巴黎去的路。黄昏时，他发觉自己已经走到了香榭丽舍大道三十号对面。他的屋子里一片漆黑，只有门房的卧室里点着一盏昏暗的孤灯，而正如巴浦斯汀所说的，门房和正室之间有四十步距离。基督山靠在一棵树上，用他那绝少疏漏的眼光搜索马路，审察往来的行人，仔细探望邻近的街道，看是否有人躲在那儿。这样过了十分钟，他确信没人注意到他。他急忙带着阿里趋向侧门，轻捷地用钥匙打开门上的锁，挨身进去，从仆人的楼梯走上他的寝室；他没有掀动一张窗帷，所

以甚至连门房都不曾怀疑到屋主已经回来，他始终还以为是一座空屋。

一进他的寝室，伯爵就示意叫阿里止步；然后他走进更衣室里，详细检查了一番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——那张宝贵的写字台仍在原位，钥匙依然插在抽屉上。他把抽屉结结实实地锁上，拿了钥匙，回到寝室，除掉门上的搭扣，走进寝室里。这当儿，阿里已经准备好伯爵需要的武器，——就是，一支短柄的马枪和一对单铳手枪一样容易瞄准的双铳手枪。有了这样的武器，伯爵手里就已掌握着五个人的性命。那时约莫是九点半钟左右。伯爵和阿里匆匆忙忙地吃了一块面包；喝了一杯西班牙葡萄酒；然后基督山移开一块可移动的嵌板，由此注视隔壁房间里的情形。手枪和马枪都在他的身边，阿里站在他的附近，手里握着一把那种自十字军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阿拉伯小斧头。从和更衣室平行的寝室的窗口里望出去，伯爵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。两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。夜色浓黑；可是阿里和伯爵却依旧能在黑暗中辨出树枝的微动，前者识别靠野性的本质，后者无疑得益于他长期的狱中生活。门房里的那盏小灯早已熄灭了。假如真有人要来袭击，那末，他们应该从下面的楼梯上来，而不会从窗口里进来。据基督山的看法，那些匪徒所要的是他的命，而不是他的钱。他们攻击的目标将是他的卧室，他们必须从后面的楼梯上来，或是从更衣室的窗口里进来。他让阿里守住通楼梯的那个门口，那个更衣室。

残废军人疗养院的时钟敲打十一点三刻了；西风顺便带来了三下凄凉的、颤抖的钟声。当最后一下钟声消失的时候，伯爵似乎听见更衣室那方面发出一下轻微的响声。这是第一下响声，说得准确些，这是一下刻划东西的声音，接着是第二下、第三下；当第四下响声发出的时候，伯爵已知道是为什么了。一只坚定而熟练的手正在用一颗钻石刻划一格玻璃窗的四边。伯爵觉得他的心跳更急促了。凡是事先知道要遭遇危险的人，当危险真正降临的时候，心还是会猛跳，他们的身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，这就是梦境与现实以及计划与实行之间的最大区别。但基督山却只作了一个手势通知阿里，阿里明白了危险在更衣室那边，就慢慢向他的主人接近一点。基督山急于想确定他的敌人的人数及实力。

发出响声的那个窗口正和伯爵望入更衣室的那个洞口相对。他的眼睛一直盯住那个洞口；他在黑暗中辨别出一个人影。然后一格玻璃变成不透明的了。像是在外面粘上了一张纸似的；紧接着，那块玻璃响了一声，但并没有掉下来。一只手臂从窗洞里伸进来找搭扣。一秒钟以后，整个窗子转开来了，外面钻进了一个人。只单独一人。

“那个混蛋真大胆！”伯爵压低嗓子说。

就在这时，阿里轻轻地在他的肩胛上拍了一下。他转过去，阿里指了

指寝室向街的那个窗口。基督山向那个窗口跨近三步，他知道他这个仆人的目光非常敏锐。没错，他又看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正从门影里走出来，爬到矮墙顶上，好像是想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形。“好！”他说，“有两个人，一个动手，一个望风。”他向阿里做了个手势，要他监视街上的那个人。而他自己则回来注意更衣室里的那一个。

那个划玻璃的人已经进来了，正伸着两臂在摸索。最后，他似乎把房间里的情况都弄清了。房间里有两扇门，他把那两房门都一一关上。

当他走近通向寝室的那扇门的时候，基督山以为他会进来，就举起一支手枪；但他只听到门闩滑动的声音。这是一种预防手段。那位午夜来客因为不知道伯爵已把搭扣除掉，以为自己现在已很安全，就泰然自若地开始干起来。他从口袋里摸了一样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，伯爵也看不清楚，只见他把那样东西放在一张茶几上，然后笔直地立到写字台前面，去摸抽屉的锁，却不料钥匙竟没有插在那儿。但那个划玻璃的是一个心思很周到的人，他备有各种应急的用具。伯爵不久就听到一串钥匙的声音，就是铜匠总是放在身边准备开各种锁的那种钥匙串，窃贼把这个玩意儿称之为“夜莺”，那无疑是因为开锁的时候它会奏出玎玲当啷的夜曲的缘故。“啊，啊！”基督山带着一些略微失望的声音说：“他原来只是一个贼！”

但那个人在黑暗里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钥匙。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那样东西，按一按机钮，立刻就有一片青白色的光照射到那个人的手和脸上。“啊唷！”基督山吃惊地后退一步说，“这是……”

阿里把斧头举了起来。

“不要动，”基督山低声说，“放下你的斧头，我们不必动用武器。”然后他用更低的声音又说了句话，因为伯爵刚才那声惊呼虽然很轻，却惊动了那人，他快速地翻出窗外，恢复了以前划玻璃时的状态。伯爵刚才所说的话是一个命令：因为阿里立即无声地走出去，手里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和一顶三色帽回来。这当儿，基督山已经急急地脱下他的外套、背心和衬衫，露出一件闪闪发光的柔软的钢丝背心；这种钢丝背心国王路易十六也曾穿过，只是路易十六并没有因为穿着钢丝背心而活命，因为他最初只怕有人会用匕首刺他的胸口，而结果却是他脑袋上被人砍了一斧头。这件钢丝背心不久就被罩在一件长大的法衣底下了，他的头发也已被教士的假发所遮盖，再加上那顶三角帽，伯爵就摇身变成了一位神甫。

那个人听不到别的声音，就又立起身来，基督山快要完成化装的时候，他已直趋到写字台前面，写字台上的锁在他那夜莺的探试之下格啦格啦地响起来。

“干得好！”伯爵低声说，他无疑很信任锁，也相信那个撬锁的人虽然

聪明，恐怕也未必能知道他拥有这种设备。“干得好！你还得有几分钟的工作呢。”于是他走到窗边。矮墙上的那个人已经下去了，但依旧在街上走；但真够奇怪，他毫不顾忌从香榭丽舍大道或圣·奥诺路过来的每个行人。他似乎全神贯注地在想象伯爵屋里的情形；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想象更衣室里的每一个动作。

基督山突然拍了下自己的前额，他的嘴唇上掠过一个微笑，然后把阿里拖到身边，对他耳语说：“呆在这，躲在黑暗里，不论听到什么声音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进来，也不要露面，除非我叫你。”阿里鞠了一躬，表示他已领会，而且愿意服从。基督山于是从衣柜里拿出一支点燃着的小蜡烛，就在那个窃贼正在全神贯注地拨弄他的锁的时候，他悄悄地推开门，小心不使烛光直接照到他的脸上。那扇门是开得这样静寂，窃贼竟一点都没有听到，但令他惊诧的是：房间里忽然亮起来了。他转过身来。

“晚安，亲爱的卡德鲁斯先生！”基督山说，“你此刻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布沙尼神甫！”卡德鲁斯惊喊道。他不知道这个怪人是怎样进来的，因为他已经把两扇门都闩住了，手中的钥匙无力地滑落下来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惊呆了。伯爵走过去站在卡德鲁斯与窗口之间，这样就切断了窃贼唯一的退路，“布沙尼神甫！”卡德鲁斯又说，同时呆呆地盯住伯爵。

“是的，当然罗，正是布沙尼神甫，因为我们自从上次会面以来，至少已有十年左右了。”

布沙尼这种镇定、讽刺和大胆的态度使卡德鲁斯禁不住后跟踉跄地后退。“神甫，神甫！”他喃喃地说，他的两手紧紧握成拳头，牙齿格格地作响。

“你是来偷基督山伯爵的东西吗？”假神甫又问。

“神甫阁下，”卡德鲁斯惊恐地说，他想回到窗口那儿去，但窗口已被伯爵无情地挡住。“神甫阁下，我不知道……但请您相信……我向您起誓……”

“玻璃窗划破了一格，”伯爵又说，“一盏夜光灯，一串假钥匙，写字台的抽屉也被撬开了一半——一切都是明摆着的……”

卡德鲁斯急得直喘气，他四面观望，想找一个角落躲进去——找一条路逃走。

“算了，”伯爵继续说，“我看你和从前一样，是一个谋杀犯。”

“神甫阁下，既然你知道一切，你就一定知道那件事不是我干的，而是卡康脱人干的，法庭已经做出判决了，因此我只被判到苦工船上去做苦工。”

“那么，既然你已从那儿回来，你大概已经服刑期满了吧？”

“不，神甫阁下，是别人救我出来的。”

“那个人倒为社会做了一件很大的功德。”

“啊，”卡德鲁斯说，“我答应过……”

“而你毁了你的诺言！”基督山打断他的话说。

“唉，是的！”卡德鲁斯极为不安地说。

“旧病复发！而那种毛病，假如我没有说错的话，是会把您带到格里维广场去的。那就糟了，那就糟了！本性难移！这是我国的一句俗语。”

“神甫阁下，我是被迫的……”

“所有罪犯都是那样说的。”

“因为贫穷……”

“哼！”布沙尼轻蔑地说，“贫穷可以迫使一个人去乞求施舍，到一家面包店门口去偷一块面包，但却不会迫使他有别人住的房子里去撬一张写字台。再说，当珠宝商蒋尼斯要买我给你那只钻戒时，你刚刚拿到四万五千法郎，便立刻又杀死他，把钻戒和钱同时弄到手，那也是为了穷吗？”

“饶恕我吧，神甫阁下！”卡德鲁斯说，“既然您已经救过我一次命，再救我一次吧！”

“这种话并不动听。”

“你是一个人呢，还是另有伏兵捉我呢，神甫阁下？”

“只有我一个人，”神甫说，“我可以再可怜你一次，让你逃走，不惜让我自己将来再后悔心肠太软——但你说得出实话。”

“啊，神甫阁下，”卡德鲁斯紧握着双手喊道，并向基督山挨近了一些，“我的确该视你为我的救命恩人！”

“你说有一个人从苦工船上将你救出来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千真万确，神甫阁下。”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一位英国人。”

“他名字是什么？”

“威玛勋爵。”

“我认识他，所以我会知道你究竟有没有说谎。”

“神甫阁下，我告诉你的可都是实话。”

“那末说是他保护了你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保护我，而是保护了一个年轻的科西嘉人——和我拴在一条铁链上的同伴。”

“这个人叫什么？”

“叫贝尼代托。”

“那只是教名。”

“他没有别的名字了。他是一个弃儿。”

“那青年和你一块逃的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用什么办法逃的?”

“我们在土伦附近的圣·曼德里工厂做工。你知道那地方吧?”

“是的，当然知道。”

“嗯，午睡的时间，就是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之间……”

“苦工船上的奴隶在吃过午饭后竟还能打一次瞌睡！我们确实该多可怜可怜那些穷人们了！”神甫说。

“不，”卡德鲁斯说，“没有人能永远做工呀，他不是一条狗！”

“还是可怜狗的好！”基督山说。

“别的人睡着了以后，我们走远了一点，用那个英国人给我们的锉刀锉断我们的脚镣，然后游水逃走了。”

“你那同伴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照理你应该知道。”

“不，我们真的在耶尔就分手了。”为了加重这句话的语气，卡德鲁斯又朝神甫走近了一步，神甫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原来的地方，态度镇定，目光中闪烁着询问的神情。

“你撒谎！”布沙尼神甫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的口吻说。

“噢，神甫阁下！”

“你撒谎！这个人仍是你的朋友，你或许还利用他做你的同党。”

“噢，神甫阁下！”

“自从你离开土伦以来，你以什么为生？回答我！”

“我有什么就吃什么。”

“你撒谎！”神甫第三次说这句话，口吻更加威严。

卡德鲁斯吓得呆望着伯爵。

“是他给你钱生活的。”

“是的，不错，”卡德鲁斯说，“贝尼代托现已变成一个大贵族的儿子了。”

“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大贵族的儿子了呢？”

“他原来就是他的儿子。”

“那个大贵族是谁？”

“基督山伯爵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房子的主人。”

“贝尼代托是伯爵的儿子!”基督山答道,这次可是让他表示惊奇了。

“嗯!我相信是这样的,因为伯爵给他找了一个假父亲,因为伯爵每月给他四千法郎,并且在他的遗嘱里给他留下五十万法郎。”

“哦,哦!”假神甫说,他开始懂得了。“那个青年人现在叫什么名字呢?”

“他叫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。”

“那么,就是那个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曾在家里招待过他,快要和腾格拉尔小姐结婚的那个人?”

“一点不假。”

“你这个混蛋!你,你知道过去他那种可耻的生活,你竟什么也不说吗?”

“我何必要阻拦一个伙伴的好事呢?”卡德鲁斯说。

“的确没错,应该尽快去通知腾格拉尔先生的不是你,而是我。”

“请别那么做,神甫阁下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因为你会把我们两个都弄惨的。”

“难道你认为,为了救你们这样的恶棍,我会纵容你们的阴谋,做你们的帮凶吗?”

“神甫阁下。”卡德鲁斯说着,又靠过来了一点。

“我要将一切都揭发出来。”

“跟谁呢?”

“腾格拉尔先生。”

“天哪!”卡德鲁斯一面喊,一面从背心里摸出一把打开的小刀,向伯爵的胸口刺去,“你什么都揭露不了,神甫阁下。”

使卡德鲁斯万分惊诧的是:那把小刀不但没刺进伯爵的胸口,反而折断刀锋倒弹了回来。这当儿,伯爵用他的左手抓住那暗杀者的手腕,使劲一扭,那把小刀从他那僵硬的手指间掉了下来。卡德鲁斯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,可是伯爵不管他怎么叫,继续扭那匪徒的手腕,直到他的手臂脱节,跪下来,又跌到地板上。伯爵于是用一只脚踏住他的脑袋,说:“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不踏破你的脑袋,你这混蛋!”

“啊,发发慈悲吧,发发慈悲吧!”卡德鲁斯乞求着。

伯爵收了他的脚。“站起来!”他说。

卡德鲁斯爬起身来。“噢,你的腕力好大呀,神甫阁下!”他一面说,一面拍打着他那条被钳得青紫斑斑的胳膊。“多大的腕力呀!”他说。

“住口!上帝赐予我力量来驯服你这种野兽。我是在代上帝行道——记

住吧，畜生！我现在饶你，还是为了他。”

“噢！”卡德鲁斯难过地呻吟着。

“拿上这支笔和这张纸，我讲你写。”

“我不识字，神甫阁下。”

“你撒谎！快拿这支笔，写！”

卡德鲁斯面对这样的威严恐惧，坐下写道：

“先生……现在蒙你优礼接待，并且快要和令媛结婚的那个人，正是和我一同从土伦苦工船里逃跑的罪犯，他是五十九号，我是五十八号。他原名叫贝尼代托，但他却不知道他的真姓名，因为他始终不知道他的父母是何人。”

“署上你的名字！”伯爵接着说。

“你这不是要断了我的性命吗？”

“傻瓜，要是我想让你送命，我就会把你带到最近的警察局去。而且，这封信一发出去，你多半就可以不再有什么恐惧了。所以，签名吧！”

卡德鲁斯终于还是照办了。

“地址，‘安顿大马路，腾格拉尔男爵府，腾格拉尔先生。’”

卡德鲁斯写上地址。神甫拿过来信笺。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行了，去吧！”

“从哪一条路出去？”

“怎么来就怎么走吧。”

“你要我从那个窗口出去？”

“你进来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吗？”

“噢！你已经想好一个打击我的计划了吧，神甫阁下。”

“笨蛋！我有什么计划？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让我从大门出去呢？”

“吵醒了门房于你有益吗？”

“神甫阁下，告诉我，你不希望我去死吧？”

“我以上帝的名义作为我的希望。”

“但你须发一个誓，决不在我下去的时候打我。”

“懦弱的家伙！”

“预备拿我怎样？”

“你说我又能把你怎么样？我曾尝试着把你造成一个快乐的人，而我却把你造成了一个谋杀者。”

“神甫阁下，”卡德鲁斯说，“再来试一次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！”

“可以的，”伯爵说，“听着！你知道我是一个遵守诺言的人？”

“我在听。”卡德鲁斯说。

“假如你平安地回到了家里……”

“除你以外，没什么可怕的？”

“假如你平安地回到了家里，就离开巴黎，离开法国，不论你身处何地，只要你规规矩矩地做人，我就会给你一笔小小的养老金——因为假如你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里，那么……”

“那么怎样呢？”卡德鲁斯打了一个冷颤。

“那我就相信上帝已宽恕你，而我也可以宽恕你了。”

“说老实话，”卡德鲁斯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你已经快吓死我啦！”

“快走吧！”伯爵指着窗口说。

即使有了这样的保证，卡德鲁斯却依旧不放心，他两腿跨出窗外，站在梯子上。

“快下去，”神甫交叉着两臂说。卡德鲁斯知道无需害怕了，就开始爬下去。于是伯爵把那支小蜡烛移到窗前，使香榭丽舍大道上可以看见有一个人在从窗口里翻出来，而一个人则拿着一支蜡烛为他照明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神甫阁下？要是巡警经过可如何是好呢？”于是他吹熄蜡烛，然后下去；直到双脚着地的时候他才放心了。

基督山回到他的寝室里，急忙从花园向街道望；他先看见卡德罗斯走到花园的墙脚下，把他的梯子靠在墙里，靠梯子的地点和进来的时候不大一样。随后伯爵向街上望去，看见那个似乎在等待的人向同一方向奔过去，躲在卡德鲁斯就要翻出去的那个墙角里。卡德鲁斯慢慢地爬上梯子，先从墙头往外看了看，看街道是否静寂。他看不见人，也听不见人声。残废军人疗养院的时钟敲了一下。于是卡德鲁斯骑在墙头上，把梯子抽起来，把它靠在墙外；然后他开始下去，更确切地说，是跨着梯子的两条直柱滑下去，这个动作他做得很悠闲自在，证明他是多么的训练有素。但一开始滑下去，他就无法中途停止了。即使他滑到一半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从阴影里出来，却也毫无办法；虽然他在滑到下面的时候看见有一条手臂举起来，却也毫无办法。在他还无法保卫自己以前，那条手臂就已重重地敲到他的背上，他放开梯子，喊出一声“救命哪！杀人呀！”正当他这样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，他的对手抓住他的头发，在他的胸部又猛刺了一刀。这一次，卡德鲁斯虽然想奋力叫喊，但他发出的却只能是一声呻吟；鲜血从他的三处伤口里津津地流出来，他全身不由自主地打着寒颤。凶手看到他已不能叫喊，就拉起他的头发，扳起他的头；他双眼闭紧，嘴巴歪在一边。凶手认为他已经死了，就放开他的头，走了。卡德鲁斯觉得凶手已经离开，就用手肘撑起身体，以一种垂死的声音竭力大叫：“杀人啦！我要死啦！救命呀，神甫阁下！救命呀！”

这种凄惨的呼声划破了暗夜。通后楼梯的门开了，接着，花园的侧门也开了；阿里和他的主人拿着蜡烛来到出事的地方。

##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

卡德鲁斯仍然继续悲惨地哀求着：“神甫阁下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基督山问道。

“救命呀！”卡德鲁斯喊道，“有人要杀死我啦！”

“我们在这儿，勇敢点！”

“呀，完啦！你们来晚了，你们是来给我送终罢了。刺得多厉害呀！流了好多血呀！”他昏了过去。

阿里和他的主人把那个受伤的人送到一个房间里，基督山让阿里把他的衣服脱下来，他发现三处可怕的伤口。“我的上帝！”他叹道，“您的报应多少是来迟了一点了，但那只是为了让那报应更有力。”阿里望着他的主人，等待着新的指示。“立刻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到这儿来，他住在圣·奥诺路。你出去的时候，顺便叫醒门房，叫他去请一位医生来。”阿里奉命而去，房间里只剩下了神甫和卡德鲁斯，后者还没有醒过来的迹象。

当那恶人再次张开了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伯爵正带着一种怜悯的表情望着他，他的嘴巴在微动，似乎是在祷告。“医生哟，神甫阁下，快找一个医生来哟！”卡德鲁斯说。

“我已派人去请了。”神甫回答。

“我知道他也没法让我活命，但他或许可以使我多活一会儿，让我有时间告发他。”

“告发谁？”

“告发那杀我的人。”

“你认不认识他？”

“我当然认识，他就是贝尼代托。”

“就是那个年青的科西嘉人？”

“就是那个人。”

“你的同伙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他给我这座房子的图样，当然是希望我能杀死伯爵，以便让他继承他的财产，或者伯爵杀死我，以免我阻碍他。他埋伏在墙角，暗杀我。”

“我已经派人去把检察官请来。”

“他来不及赶到了，我觉得我的生命已在迅速地衰退下去了。”

“坚持一会儿！”基督山说。他离开房间，不到五分钟，手里拿着一只小药瓶回来。

那个垂死的人的眼睛不断地盯住那扇门，希望救兵会从那扇门里进来。“赶快，神甫阁下！赶快！我又要晕倒了！”

基督山走过去，把瓶里的药水滴了三四滴到他那发紫的嘴唇上。卡德鲁斯深深地吸了一下。“噢！”他说，“真是救命良药，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！”

“再多两滴就会害死你了。”神甫回答。

“噢，只要能等到来人，让我向他告发那个恶棍就好了！”

“要不要我帮你写口供？你只要签一个字就行了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卡德鲁斯说。一想到死后也能够复仇，他的眼睛顿时亮起来。基督山写道：

我是被科西嘉人贝尼代托杀害的，他是土伦苦工船上的五十九号囚犯，是我一条锁链上的同伴。”

“快！再快些！”卡德鲁斯说：“否则我就不能签字了。”

基督山把笔递给卡德鲁斯，卡德鲁斯集中他的全部精力签了字，又倒回到床上，说：“其余的你讲给他们听吧，神甫阁下，你可以那么说，他自称为安德烈·卡瓦尔康蒂。他住在太子旅馆里。噢，我要死啦！”他又昏了过去。神甫使他嗅小瓶里的药水，于是他又睁开眼睛。复仇的希望并没有离他而去。

“啊，你会把我所说的一切都讲出来的吧，你肯吗，神甫阁下？”

“是的，也许会讲得更多些。”

“你还要我讲些什么？”

“我要说，是他给你这座房子的图样的，希望伯爵杀死你。我还要说，他写了一封信给伯爵，把你的企图告诉他，伯爵不在，我读了那封信，于是坐在这儿等候你。”

“他会杀头的吧，对不？”卡德鲁斯说。“告诉我是吧，让我抱着那个希望死——那可以使我死得容易。”

“我要说，”伯爵继续说，“他一直都跟踪着你，监视着你，当他看到你从房子里出去时，就奔到墙角里去躲起来。”

“那一切都看见了吗？”

“想一想我的话：‘假如你平安地回到了家里，我就认为上帝已宽恕了你，而我也可以宽恕你了。’”

“而你事先却不警告我一声！”卡德鲁斯用手肘撑起身体喊道。“你早就

知道我一走开这座房子就会被人杀死，而你却不警告我！”

“不，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借贝尼代托的手在执行他的法律，我觉得违反天意是亵渎神圣的。”

“上帝的法律！别提了吧，神甫阁下。上帝假如是公正的，你知道有多少该受惩罚的人现在却依然逍遥法外。”

“耐心一点吧！”神甫说，他说这句话时的口吻使那个快要死的人打了一个寒颤。“耐心一点！”

卡德鲁斯非常诧异地看着他。

“而且，”神甫说，“上帝是慈悲普赐的，他也曾经对你慈悲过，他最初是一位慈父，直到后来才变成一位严厉的法官。”

“那么你相信上帝的喽？”

“即使我命穷福薄，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信仰他。”基督山说，“但看到你这种情形，我也不得不相信了。”

卡德鲁斯把那双紧捏着的拳头，伸向天空。

“听着，”神甫一面说，一面伸出一只手虚悬在伤者的头上，象是命令他相信似的。“你在你的灵床上还拒绝相信上帝，而上帝为你却曾做过许多事情：他给你以健康、精力、正当的职业、甚至朋友——这种生活，凡是良心平衡、不作非分之想的人，的确是可以很满足的了。他很少给人这么多恩惠，而你非但不想好好利用这些天恩，却反而自甘堕落地酗酒，在一次酩酊大醉中断送了你一个最好的朋友。”

“救命呀！”卡德鲁斯喊道，“我最需要的是一位医生，而不是一个教士。或许我所受的不是致命伤，或许我还会死，或许他们还能救活我的命。”

“你的伤确实太害了，要不是我给你滴了三滴药水，你现在早已死了。所以，听着吧。”

“啊！”卡德鲁斯低声地说，“你这个神甫真古怪！你不但不肯使将死的人得到安慰，反而要逼他们绝望。”

“听着，”神甫继续说道，“当你出卖你的朋友的时候，上帝不会立刻惩罚你，而只给你一个警告。你被贫穷所迫，你半辈子贪图富贵，却不以正当的手段去寻求。你以借口生活所迫想去犯罪。那时，上帝已经给你创造了一个奇迹，借我的手送给你一笔财产。对你来说，那已是非常可观的了，因为你从未拥有什么财产。但当你获得了那笔意外之财时，你又觉得不够了，你想要再增加一倍。用什么办法呢？杀人！你成功了。那时，上帝夺去了你的财产，把你带到了法庭上。”

“想要杀那个犹太人的不是我，”卡德鲁斯说，“是卡康脱女人。”

“是的，”基督山说，“所以上帝——我不能说他执法铁面无私，因为按理他应该把你处死，——但上帝以他的慈悲之怀，饶了你的性命。”

“哼！把我送到苦工船上去终身做苦工，多么慈悲呀！”

“对当时你来说那是慈悲的呀，你这该死的混蛋！你那怯懦的心一想到死就发抖，听到宣判终身监禁，就高兴得狂跳起来。因为正如苦工船上所有的奴隶一样，你说：‘那扇门是通到苦工船上去的，而不是让你进坟墓。’你说对了，因为那扇通苦工船去的门对你实在有利。一个英国人碰巧去土伦访问，他发誓要拯救两个受罪的人，而他选择了你和你的同伴。并且又得到了一笔财产——金钱和安宁再次回到了你的身边。你，你本来命中注定了要终生过囚徒生活的。却又可以过常人那种生活了。那时，贱人呀！——那时你又第三次去触怒了上帝。你比以前的财产甚至更多了，而你却说：‘我还不够。’你又第三次毫无理由，丝毫不能宽恕地又犯了罪。这次上帝厌倦了，他决定降罪于你。”

卡德鲁斯的呼吸渐渐地微弱了。“给我喝点儿水！”他说道，“我渴极了，我浑身像火烧一样！”基督山递给他水。“可是贝尼代托那个混蛋，”卡德鲁斯交回了玻璃杯，说道，“他却可以逃掉了！”

“我跟你讲，谁都逃不了。贝尼代托也要受到惩罚的。”

“那么你也得受惩罚，因为你没有尽到你当教士的责任，你应该去阻止贝尼代托，不该看着他杀我。”

“我？”伯爵微笑着说道，他那种微笑把那个垂死的人惊呆了。“你的刀尖刚才不是才折断在保护我胸膛的钢丝背上吗！可是，要是我认为你已垂首下心，自知悔悟，我也许会阻止贝尼代托，不让你被杀。但我发觉你依旧傲慢凶悍，所以我就让你落在上帝的惩罚里。”

“我不相信有上帝，”卡德鲁斯咆哮道，“你自己也不相信。你撒谎！你撒谎！”

“住口！”神甫说道，“你把最后一滴血都从血管里挤出来的。什么！现在处死你的正是上帝，而你竟然还不相信他的存在，是吗？他只要你作一次祷告，说一句话，掉一滴眼泪，这样上帝就可以饶恕你的过错，难道你还不肯相信他吗？上帝本来是可以使凶手的匕首在当时就了结你的生命的，但他却给了你这一刻钟的时间，让你有时间可以忏悔。因此，好好想一然，贱人，忏悔吧。”

“不，”卡德鲁斯说，“不，我不忏悔。天地间根本没有上帝，也没有神，有的只是命运。”

“天地间有一位神，有上帝，”基督山说，“他存在的证据是：你躺在这儿，绝望地矢口否认着他，而我却站在你面前，富有、快乐、安全，并显